

沁源之夏

□ 朱东艳



夏日里的沁源，自当是另有一番风味。它不似南方夏日的湿热，也不似北方平原的烈日灼人，它像极了一个清凉的世界，竟让我在酷暑的时节里，反而寻到了心灵的憩息之地。

沁源县城被群山环绕，河水则清亮亮地从城中流过，那是山西第二大河流的沁河。河水在骄阳下跳跃着，如数不清的碎银子，又如同无数条银光闪闪的小鱼儿在河面上蹦跳嬉戏。河流轻快地流淌，遇到石滩便哗啦地喧嚣，仿佛在向人讲述它从深山走来的故事。七月流火，沁河清凉。河水挟着太岳山的绿，蜿蜒而下，在浅滩处碎成一片粼粼的银光。岸边芦苇丛生，青得发乌，时有蜻蜓立于梢头，翅膀被阳光穿透，宛如极薄的琉璃。

钓鱼人戴一顶黄色的遮阳帽，半蹲在河岸上。他肤色赭红，显是久经日晒；腰间系着鱼篓，偶有鱼尾拍打篓壁的闷响。钓竿是自制的，两三节竹竿接成，梢头弯成危险的弧，鱼线那头，大约正有什么在挣扎着。然而他并不着急，只慢悠悠地收线，仿佛与水中生灵达成了某种默契。

对岸的柳荫里，几个孩童在浅水处摸螺蛳，笑声撞在水面上，碎成无数金色的光点。钓鱼人偶尔抬头望一眼，皱纹里便淌出些笑意来。他身旁

的搪瓷缸里，茶水早已泡得发褐，两三只蚂蚁在杯沿逡巡，终究敌不过茶碱的苦涩，悻悻离去。最热闹的反倒是水下。鱼饵坠入的刹那，整个河底的绿影便骚动起来。水草摇曳，虾蟹遁走，暗流裹着泥沙的腥气盘旋而上。钓鱼人的倒影在水中被揉皱，又被流水缓缓熨平。

孩童在浅水处嬉戏，水花声和笑声一起撞入我的耳朵，撞得我的心也仿佛跟着扑腾起来。若嫌河滩尚不够清凉，不妨沿着小径往山中走。太岳山伸出无数苍翠臂膀，将整座城搂在清凉的怀中。山间林木葱茏，密密实实，阳光只能从树梢的缝隙间漏下几缕来，落到地上时便成了斑驳的影子，在草叶间跳舞。松林里铺满了厚厚的松针，人踩上去，如踏着金丝软垫，步履轻盈无声。风过树梢，树叶便沙沙地响着，树影也婆娑摇曳，仿佛绿浪在头顶翻涌。马兰花、野蔷薇、山丹丹花……杂生其间，风拂过时，它们便微微点头，仿佛在招呼着路人，又仿佛在笑谈着山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山葡萄、野杏子、沙棘果……此时都渐渐熟了，藏在浓密的叶间，只等有心人前来摘取。山中的农人背着背篓，穿梭于树丛之间，寻找着大自然的馈赠。他们摘下一颗山

葡萄放进嘴里，酸甜的汁水便在舌尖上弥漫开来，顿时消解了行走的疲乏，脸上漾开了笑意——这是山野与农人之间秘而不宣的夏之盟约。

黄昏时分，暑气渐消，山村的石头围墙中便热闹起来。院子里摆开小桌，人们坐在树荫下，摇着蒲扇，谈天说地。瓦罐里盛着刚取来的沁河凉水，饮一口，清冽甘甜，霎时便洗尽了心头的燥热。孩子端碗喝水的咕咚声、老人们闲谈的轻语声，在暮色里融成一片模糊的温柔。

夜终于降临，蝉鸣歇了，萤火虫却亮起来了，一点一点地闪烁在草丛中，恍如星星跌落到凡间。坐在青石台阶上，我微微仰头，任凭沁源夏夜的风轻拂过面颊。风里弥漫着草木的清香，耳朵里则灌满了溪水淙淙的流淌声。我忽然明白了，所谓“沁源”之“沁”，岂非正是绿意沁人心脾、清泉沁透岁月的深意吗？此时此刻，暑热早已退散，身心也仿佛被流水淘洗过，变得干净透亮。这沁源的夏天，原来是天地间悄然预备下的一处清凉净土——它既在流水与林影的天然布设之中，更在人们被暑气所迫而向内里寻求安宁的心境深处。

蝉鸣渐起，树影婆娑，我心中早已不再焦灼，唯见一片澄澈。

夏天·生命

□ 郭亚舒

我不大喜欢夏天，但能领略夏天的许多好处。

夏天会使人变得年轻。一到夏天，你不得不卸下厚实的外衣，连同收起那古板肃穆的面孔，让肌肤与太阳天天亲近，心胸受熏风夜夜爱抚。夏天是打牌、聊天、讲故事的好时光，你可以和孩子一起玩牌，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诉说鹊桥银河的爱慕思恋。于是，儿时的童趣与青年的豪兴，一齐凑到眼前，在追溯和幻想中年轻10岁。

夏天能让人体会到生命

的多彩。翠绿的大自然在热浪中渐显幽深和成熟，茉莉如霜，紫薇带蓝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大街上走过一群少男少女，仿佛飘过一朵七彩的云霓，琳琅满目的夏装，叫你说不出哪种颜色最美丽。夏天从来就不甘寂寞，淡雅和浓艳，都可以成为夏的象征。

夏天是浪漫的季节。夏日的山水毫不羞涩地敞开自己的胸怀，让游人从容地欣赏它的雄奇和妖娆。最有趣的是去看海，去沙滩听潮声，然后默默期待东方第一缕曙光升起。海边有许多缠绵的话可说，不说也可默默品味温馨时光。

夏天也是考验人的季节。

因为闷热，便滋生出许多烦躁。意志薄弱的人，爽快地把夏天让位给无聊、懒散、游荡和倦怠；意志坚强的人，在酷暑炎热中也能驾起充实的生命之舟，让每一刻都不虚度。

人生旅程中的夏天往往太过短促。才过三十，已届不惑，夏天很快成为甜蜜的回忆，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不会轻易淡忘，却夹杂着难言的惆怅，也可在你两鬓如霜时勾起无尽的牵挂，唤起你思绪的百般依恋。

每一个季节都是人生的一个台阶，我歌唱夏天，也歌唱生命。只要你热爱生命，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，都将如温情的春天、潇洒的秋天一样，一样壮丽，一样迷人。

夏日情思两篇

□ 秦小文



蝉鸣里的乡愁

小暑时节，蝉鸣渐渐攀上树梢，在燥热的空气中编织起细密的韵律。这声声蝉鸣，恰似一根无形的丝线，悄然牵引着我的思绪，穿越城市的霓虹，回到记忆深处的故乡——那里藏着最鲜活的夏日图景，也封存着游子最绵长的眷恋。

农历六月初四，是故乡雷打不动唱大戏的日子。彼时，村口空地摇身一变，成了十里八乡的欢乐中心。村民们扛着竹椅、搬着长凳，从青瓦白墙间汇聚而来，笑语声惊起树梢的鸣蝉。锣鼓铿锵中，戏台上，演员粉墨登场，水袖翻飞间演绎着忠孝节义；戏台下，白发老者悠然摇扇，孩童踮脚张望，时而屏息凝神，时而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。这般热闹场景，既有刘禹锡笔下“万人鼓噪慑吴侬”的磅礴气势，又浸润着乡村特有的质朴温情。

最奇妙的是，每年大戏落幕，总伴着一场酣畅淋漓的夏雨。豆大的雨点砸在戏台上，冲刷着喧嚣，也为这场夏日盛会画上句点。雨水浸润过的土地，混着戏服的胭脂香、爆米花的焦甜香，在记忆里酿成一坛陈年佳酿。

今年，因琐事缠身，我竟将这个重要日子抛诸脑后。直到在小区饭店偶遇同村后生，一句“咱村唱戏哩”如同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尘封的记忆匣子。那一刻，我迫不及待追问戏班来历、演出进度，才惊觉故乡早已化作血脉里的印记，无论岁月如何打磨，总能在某个瞬间迸发滚烫的温度。

说起故乡，绕不开村中的真武庙。老辈人都唤它“大庙”，往昔红墙金瓦、香火缭绕，是村民们心灵的栖息地。后来庙宇沦为空壳，被体校占用、拆除，只剩断壁残垣诉说沧桑。如今重建的庙宇虽失了昔日巍峨，却依然承载着游子的乡愁。正如席慕蓉所写“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”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这座庙宇便会在思念中吹响熟悉的曲调。

站在城市的高楼下，望着流云掠过天际，思绪总忍不住飘回故乡。故乡于我，恰似天际那朵柔软的云，轻盈自在却又遥不可及。夏日蝉鸣、热闹戏台、雨后泥土香，还有那座镌刻着时光纹路的庙宇，都化作云朵的经纬，在记忆里绵延生长，为漂泊的心撑起一片清凉荫蔽。或许，乡愁本就是这般神奇的存在——跨越山海，穿透时光，永远是游子灵魂深处最温暖的归处。

漳泽荷韵

在蝉鸣渐起的夏日，我两度奔赴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，与诗意、与荷花展开了一场浪漫对话。这场对话里，既有泰戈尔的空灵诗句，又有《诗经》的古老韵律，更有满塘荷香编织的夏日绮梦。

我带着《飞鸟集》踏入湿地公园。当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的诗句在耳畔轻响，湖畔的风似乎也沾染了诗的灵气。《诗经》中的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”从泛黄书页跃入现实，让眼前的荷塘更添几分古典韵味。

午后的阳光为荷塘镀上一层柔光，未绽的荷花宛如羞涩的少女，将粉嫩花苞藏在翠绿的荷叶间，只透出丝丝缕缕的芬芳。漫步九曲回廊，桥身的晃动竟带来泛舟碧波的错觉。蜿蜒的小桥如丝带穿梭于荷塘，远处成片荷花在氤氲水气中若隐若现，恰似一幅晕染开的水墨丹青。

行至观景台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层层叠叠的荷叶铺展成绿色的海洋，粉白的荷花点缀其间，偶有蜻蜓掠过水面，惊起圈圈涟漪。这般景致，不禁让人遥想朱自清先生若能亲临，定会在《荷塘月色》之外，再添一篇传世佳作。而我面对此景，唯有反复吟诵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千古名句，以最朴素的赞叹，回应大自然的慷慨馈赠。

从日头偏西走到暮色四合，每一步都有新的惊喜。转角处一株并蒂莲悄然绽放，水洼里倒映着粉荷与流云，连荷叶上滚动的水珠都似藏着细碎的星光。这份沉醉，一直延续到梦中——深夜入眠，恍惚又回到那片荷塘，耳畔是风拂荷叶的沙沙声，鼻尖萦绕着若有若无的荷香。

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，恰似一首写不完的诗、一幅赏不尽的画。在这里，自然与人文交织，传统与现代共鸣，每一次相遇都是新的发现，每一眼凝望都化作心底永恒的眷恋。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会长治分会推荐)

